



田园风光

初冬的麦苗，是丰收的保障，是年复一年永不放弃的努力和坚持。

初冬的麦苗

□王柏春

今年初冬不太冷，寒露过后，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，晴朗少雨。农民抓住有利时机，开始秋收秋种，种田大户在10月初就开镰收割晚粳稻。一边收割一边将稻谷晾晒、烘干；一边紧跟着耕翻田块，种植小麦，为明年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乡村机器轰鸣，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。

从寒露到霜降，短短十来天时间，收种基本结束。原来一片片金灿灿的稻谷变成平整的田野，农民在喜获丰收的同时又播下了希望的种子。

现在的秋收秋种跟20世纪比起来总要晚半个月，因为气候变暖了。过去种麦是“秋分早，霜降迟，寒露正当时”，现在农民总选择在霜降前后适时播种，既不误农时，也不影响第二年产量。这个时间段的气温正好适应麦苗生长，在湿润的土地上撒下麦种，一个星期后，早晨，麦子仿佛在一夜之间从垄头缝隙里钻出头来。鹅黄青绿披挂，一株株麦苗像刚出生的婴儿，对自然感到无限好奇，你看那蓬勃疯长的劲头随心所欲，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。如果你思维足够丰富，不难看出那挨挨挤挤的麦苗如同钢针一般直立在肥沃的田野上，绿色渲染，生机盎然。

俗话说“十月小阳春”，今年的立冬也的确如此，温度适宜。倘若清晨你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会看见晨露未干，湿漉漉的麦苗顶端还挂着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露珠，在朝阳映照下闪着点点金光。这时的我喜欢伫立在田间地头，观摩那灵动的小露珠。每颗小露珠都有它的独特态势，有的圆润饱满，摇摇欲坠，有的相互拥抱，笑脸相迎，结为连理，每一颗露珠都在为这绿的世界加冕，让你感叹无比。细小的麦苗刚露脸就嫩芽挺立，清新脱俗。它们互不打扰，有的并列，有的相隔，相互“微笑”。它们绿茵茵，齐刷刷，每一株麦苗都挺拔自然，努力向上，相互依存，就像不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那样，翠色欲流，轻轻流入乡村遍野，让农人心生欢喜。

时光一天天流淌，麦苗自由自在地生长。到了小雪时节，麦苗已从根部分蘖、发棵，茎叶盖地，一眼望去田园变成绿洲，像绿地毯一样平坦。中午阳光明媚，一群小狗崽在麦田里嬉闹顽皮，忽而追逐，忽而站立，忽而打滚，开心不已。可麦苗仍静默如初，安之若素，让小狗崽尽情玩耍。

初冬冷暖交融，雾气蒙蒙，特别是清晨七八点，太阳刚跃出地平线，旷野麦田里轻雾缭绕，约莫一公尺高，在麦苗上徘徊，连每条墒沟都飘飘然起来，有高有低，有浓有薄，加之树木和村庄的衬托，满眼望去，这自然奇观，似人间仙境，是大自然奉献给大地的田园风光，村头村尾到处都呈现出一幅幅动人魂魄的初冬画卷。

一场蒙蒙细雨，麦子清新如洗，青翠欲滴，郁郁葱葱。麦苗壮实了许多，迎合那冰冻三尺的严寒。

初冬的麦苗，如诗如画，如歌如梦，是大自然纯真的诗篇。它仿佛在诉说生命的韵律，展示大地的繁华。麦苗的美丽，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多姿多彩，也让我们对生命充满敬畏与尊重。

初冬的麦苗，是丰收的保障，是年复一年永不放弃的努力和坚持。

生活随笔

岁月，从春华秋实到夏果冬雪，光阴辗转不休，静观这瘦尽的落花随水流，才惊觉一年到尽头。站在岁末的渡口，将往事煮酒，酿万事无忧。

冬的味道

□刘凤斌

西风又紧了大衣，秋，又逝去了。

好像，冬的情绪总是先于冬进入我们的身体。

有些沉静与苍凉，或许是某种隐忍与退让，或是期望的沉淀与积蓄，在这一场场秋风的呼唤下，变得静谧了，安详得只适合在指尖静静流淌。

昨晚被一场秋雨淋湿，睫毛挂上了雨水，几乎睁不开眼，远近的车灯和路灯，光透过细帘般的雨层，鼻腔里顿时涌入大股雨水混杂着久酣的清冽，是冬的味道。

对，就是冬的味道。这和其他季节的味道都不同，这清冽由呼吸带入身体，然后进入我们的每一个毛孔、每一个意念，以至让我为了这无端的清冽，晚回了好久。

在遥远的西风里，总卧着我们记忆里遥远的家，避着光的那扇窗，在窗下，我们常常“饲养”一朵冰花，她叫做“冬”。

冬，来了。

南方，是不常见雪的，人们养的都是有根有茎有花瓣的花。南方的人家，会在两个阳台种满花。姹紫嫣红，依着彼此，在盆盆黑壤中立着。它们总向着太阳，张开臂膀，贪婪地拥着光带来的温暖。

北方的人家，也有花。

那背面的山坡，年年深秋，漫山遍野的树。一团团、一簇簇，轻轻地、轻轻地卷着山那边吹过来的风。

在地上，在空中，打着旋。然后悄悄地攀上一扇窗，斜着攀爬，或是直接降落，一粒又一粒冰晶，微小的六边形，附上背光的一角。

北方的冬比南方的长，或许不因山坡上的芳华，只因那窗台上暂留的冰花。悄然生出来，留一个短暂的冬，又暗暗逝去，总不想让人知道它次次盛装出席。

兴许是怕被打扰，或是怕那热情，总会对我们炽热的掌心退避三舍，殊不知这是我们想把内心的温暖送达，这是我们的私会，一个不被打扰的自由空间。

或许，会有一扇木窗吧？把九宫格的木窗框染上新色，在镜头的深处留一个矮脚木凳，对了，古铜色的衣柜也是必不可少的。

最重要的是，在那望向后山的窗口，在那个角落里，瞥见一朵冰花，与其做一次亲切交谈。我们要快点交谈，因为它很快便会逝去。或许它知道了我的意图，好像张开了手臂，伸出好多“旁枝”，小小的，密密的，想要涌过来。

自然的每个角落，都是亦真亦幻的诗歌，冬日的冰花，或许是那最美的诗篇。就像乏味生活里的一杯奶茶，甜甜的，又像清晨的柠檬水，像初冬的太阳，像梦里的大海，像第一次遇见你。

轻煮岁月慢煮茶的时光里，与窗台约会，邂逅一朵冰花。哪怕饥肠辘辘，哪怕风雨兼程。风，躲进窗角，冰花也崭露头角，窗角边逝去的秋，是短暂生命创造的自由。

时间，总是一往无前地流转，我们总是悄无声息地顾盼，大抵，在这秋去冬来的路上，那些生活的酸甜，人生的坎坷，不经意间，都成了过往难及的斑驳。

岁月，从春华秋实到夏果冬雪，光阴辗转不休，静观这瘦尽的落花随水流，才惊觉一年到尽头。站在岁末的渡口，将往事煮酒，酿万事无忧。

小镇迟归的旅人，路边泥土的气息，风缓缓钻进袖口，秋裤从长袜里蹦出，脚踏过小池塘，灯影碎在里面，海上看不清的船，正驶向你忘记了的冬。

流年碎影

铜炉子

□谢建骅

深冬时节，行走在大街上，寒气袭人，只听得路边空调外机呼呼地响。见此情景，我又想起了过去家里的铜炉子，似乎心里有了微微的暖意。

铜炉子，与手炉不同，它是以粗糠、柴火为基本燃料的一种取暖工具，是乡村烧土灶才有的产物。这种物品各地的称呼有别，也有地方叫“铜脚炉”“烘炉子”或“暖炉”，异曲同工。铜炉子，顾名思义，黄铜铸造，状如花鼓，圆而稍扁，盖子上有百十个圆孔。早时，我家的那个烘炉子，是用外公从城里带来的碎铜，请铜匠浇铸的。

记得那时，冬天到了，气温不断下降，母亲就会拎出藏在厨房里的铜炉子，开启了暖冬之旅。这时，母亲边拿炉子边让我们猜谜语：“麻脸盘，暖烘烘；没有它，难过冬。”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何物，母亲笑着说，“看我手上拎的是什么？”哥哥反应快，马上答道：“铜炉子。”

的确如谜语，一到冬天，家里的铜炉子就派上用场，铜炉子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温暖与幸福。

深冬的早晨，母亲烧好早饭后，灶膛里有了火脚，母亲便在铜炉子里抓上几把粗糠，然后把灶膛里的火脚用铁夹子，一下一下地搬进铜炉子里，直到搬满，用竹篾把火脚压实压平，这竹篾也有叫“拨火板”的，盖上炉盖。这时，我们还没起床，母亲就把我们的棉鞋放在炉盖上烘，等我们起来时，棉鞋已烘好了，穿上暖暖的，觉得一股暖意流遍全身，那是母爱的暖流。

那年头的寒冬腊月，尤其是阴雨连绵或大雪纷飞的天气，在铜炉子旁取暖，是件很惬意的事。那时的冬天也特别冷，吃完早饭后，母亲拿出几个草垫让我们围坐在铜炉子旁边，在铜炉盖上焐手，铜炉盖上垫着毛巾，暖暖的，多么快活啊。有时母亲抓一把蚕豆放在瓢里，拿一双筷子来，让我们在铜炉子里炸蚕豆，真有意思，我们把蚕豆一个个排放放在火灰上，不一会儿，一个个蚕豆鼓了起来，接着就是“嘭”的一声，铜炉子里立刻腾起一层灰雾，蚕豆熟了，我们立刻用筷子搛起熟了的蚕豆，也顾不得灰，吹了吹就放进了嘴里，那种沁人的豆香实在诱人。有时，我们也会炸玉米，玉米粒放进铜炉里，用火灰盖上，不一会儿，就“嘭”的一声炸了起来，腾起一大团灰雾，呛得我们直咳。为避开灰雾，我们放好玉米粒，索性把铜炉子盖起来，听到响声后，再揭开铜炉盖，搛出麻花，炸好的麻花白白的，脆脆的，香香的，真好吃。在没有零食的年代，简直就是一种奢侈，成为我童年时期记忆中最难忘的美味……

冬天，我们最害怕雨雪天，那时，巷道里尽是泥土路，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，我们上学穿的是棉鞋或布鞋，那时的橡胶靴是奢侈品，晚上放学回来，衣服和鞋子已湿了。母亲烧好晚饭，弄好铜炉子，把板凳放倒，铜炉子就放在凳下，把我们的棉鞋放在炉盖上，把湿衣服架在凳腿上烘，多管齐下，热能充分利用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鞋子、衣服都干了，闻闻有一股草香，那香味一直荡漾在我的心里。

童年生活在水乡的汪曾祺先生，对乡间的铜炉子印象很是深刻，他在《冬天》里写道，“脚炉是黄铜的，有多眼的盖。里面烧的是粗糠。粗糠装满，铲上几铲没有烧透的芦柴火（我们那里烧芦苇，叫做‘芦柴’）的红灰盖在上面。”

家里的铜炉子历经沧桑，透着凝重，里面蕴藏着说不完的故事，岁月悠悠，往事情深。如今，人们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空调、取暖器等陆续走进人们的生活中，即使寒冷的冬天，室内照样如春，舒适而惬意。但我们就是忘不了那个年代的铜炉子。回味中，充满了甜蜜的亲情，浓浓的乡愁。

